

白露打枣，果红点点留玄机

白露，富有诗意的节气名。

古人以四季加“长夏”，与五行“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”、五色“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”相配，秋属金，金色白，故以白形容秋露，白者露之色也。那附着在花草树木上的露水，若是有清晨阳光照拂，更是显出莹白清亮一片。

枣，也跟着白露，熠熠生辉。

“白露打枣”的农谚，“衰荷滚玉闪晶光，一夜西风一夜凉。雁阵声声蚊欲静，枣红点点桂飘香”的节气诗，早就把枣和白露连在了一起。

然而，枣的点点灵气，从历史长河走来，在露的纯纯白光中呈现的，却不仅有美，还有更多。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B 枣来不易

枣的到来，让白露更具嘉容。

相传，它是被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发现的。那正是白露时节，黄帝带领族人到野外狩猎，行至山谷时，一行人都感到饥饿而疲劳，便开始寻找食物。找了很久，发现半山的几棵大树上结着果实，颇为诱人。黄帝连忙带着众人采摘品尝，发现这果儿甘甜中带着微涩，分外解饥止渴，吃完后觉得疲劳也消了。高兴之余，大家请黄帝为这无名果儿命名。黄帝说：“此果解了我们的饥渴之困，一路找来不容易，就叫它‘找’吧。”“找”之果由此诞生。后来仓颉造字，把“刺”字的右边偏旁叠起来，创造了“枣”字。

只是，来之不易的枣被曹丕使用后，就令人“心有余悸”了。

曹彰中毒后，卞太后想找水让他喝下以达到排毒解救的目的，可曹丕为了充分发挥“毒枣作用”，早已做好各种“防护”措施，他事先就命令手下把装水的瓶罐都打碎了。匆忙间，卞太后光着脚赶到井边，也没有找到打水的用具。最后，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曹彰走向生命尽头。《世说新语》的细节描写也很丰富：“既中毒，太后索水救之，帝预敕左右毁瓶罐，太后徒跣趋井，无以汲，须臾遂卒。”

当然，枣即便不藏毒，也不是全无使用禁忌。虽然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理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将枣列为上品，上品为君，主养命以应天，无毒，多服、久服不伤人，可轻身益气，不老延年。但是，宋代医学家大明说：“有齿病、疳病、虫人不宜啖枣，小儿尤不宜食。又忌与葱同食，令人五脏不和；与鱼同食，令人腰腹痛。”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也说：“今人蒸枣多用糖、蜜拌过，久食最损脾、助湿热也。啖枣多，令人齿黄生。”过多食用枣会引起胃酸过多和腹胀腹泻，孕妇如果有腹胀现象就更不要吃枣了，只可以喝喝红枣汤，否则有可能失去胎儿。食用生枣最好除去枣皮，因为生枣皮容易滞留在肠道中不易排出，会引起腹痛。腐烂的枣是完全不能食用的，腐烂枣在微生物作用下会产生果酸和甲醇等，食入后会出现头晕、视力障碍等中毒反应，严重时可能会危及生命。

好在，枣的毒副作用不会掩盖她的美，她被民间视为“铁杆庄稼”“木本粮食”之一，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早用“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”的描述，展示出了她的丰美。她治疗心腹邪气、虚弱劳损、烦闷不安等症的效果挺不错，还能养肝、防癌、抗衰老等，民间有“日食三颗枣，百岁不显老”之说。

枣的丰收，意味着丰年。



(宋)苏汉臣《秋庭戏婴图》。画上有乾隆题诗“庭院秋日落枣红，拾来旋转戏儿童”。

C 枣不囫圇

枣，还含着隐约的风趣。

她带来了“囫圇吞枣”这个比喻对事物不加分析思考、笼统接受的成语。

据说，古代有个学生得知，“梨有益于牙齿，但吃多了会伤脾；枣有益于脾，但吃多了会损伤牙齿。”便铆足劲儿，想出一条“妙计”，他说：“那我吃梨时嚼不咽，就不能伤脾；吃枣时整个儿吞下去而不嚼，就不能伤牙齿了。”元代学者白珣把这个趣事写在《湛渊静语》中：“客有曰：‘梨益齿而损脾，枣益脾而损齿。’一呆弟子思久之，曰：‘我食梨则嚼而不咽，不能伤我之脾；我食枣则吞而不嚼，不能伤我之齿。’狎者曰：‘你真是囫圇吞却一个枣也。’遂绝倒。”

跟着这个有些愚钝的学生，枣使人展颜大笑。欢笑中，再来看鲁迅先生的《秋夜》，更觉得别有深意。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独具匠心的开头，引出意象空灵、语言精致、结构严谨的短文，以柔软的枣来礼赞坚强与勇敢、清醒与冷静。早年学医的鲁迅，对枣的本质非常清楚，所以他用枣做出的引申、象征、感叹都颇为相宜。更重要的是，相比曹丕，鲁迅先生对枣的懂得，隐含着一种深深的暖意。

与枣共度的温暖时光，曹丕也是有过的呀。天真烂漫的光华里，白露未晞的时候，他带着弟弟们在枣树下尽情玩耍。和煦的阳光，轻轻拂在那扬起的稚嫩的脸上。枣树上

的枣，由家仆们打落下来。一颗一颗的，被小手儿端在盘里、捻在指间，端详、品尝。“秋来红枣压枝繁，堆向君家白玉盘。”那份好光景，真像后来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《寄枣人行书赠子履学士》里的诗句一样。

然而，枣的芬芳没能长留于曹丕心中。曹彰逝去后，曹丕还想接着除去另一个同胞弟弟东阿王曹植，被卞太后制止。卞太后说：“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，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了！”母亲的悲愤与激烈，终于让曹丕住手。枣，也终于在这桩落下帷幕的毒案中，退场。

想当初，曹丕与父亲曹操、弟弟曹植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，对他们所处的建安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代表，被合称为“三曹”。他们与那个时期的文人雅士一起，以意境宏大、笔调朗畅，雄健深沉、慷慨悲凉的风格彰显了“建安风骨”或“魏晋风骨”，造就了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，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。鲁迅先生也赞道：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。

那样的璀璨，多么令人振奋。

可惜，猜疑、倾轧、杀戮，远去了曹操的“古直悲凉”、曹丕的“便娟婉约”、曹植的“文采气骨兼备”，唯留下枣的孤单。

感慨间，我相信，枣，与毒共舞时，依然葆有本性的温存和善意。更愿意看到，枣暖在人们心里、眼中，红红火火地愉悦着每一寸光阴。

A 枣之谜案

白露打下的枣，从模样到滋味，都最为怡人。

进入白露，气候日益干燥。用灵气逼人的枣，来降伏秋燥之火，调理因夏天的困乏而食欲不振的脾胃，是比较理想的。适当地食用枣，可以安定心神、平和脾胃、充盈气血，泡水、熬汤、煮粥、酿酒，都适宜。特别是红枣，为枣中翘楚，在西周时期就被选为上乘贡品，那时的人还把红枣经过发酵等工序后，酿成红枣酒。“秋来枣香铺满地，枣酒迎客醉不归。”那一片枣红，把白露染得更美了。至今，红枣都被视为滋补佳品。

不过，枣的独特，不在于性情醇厚温和，也不在于味道甘美香甜，而在于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：藏毒。

历史上最善于利用枣这一独特作用的人，应该是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。在一桩和他有关的历史谜案“毒枣杀弟”中，枣，被他发挥到了“极致”。

据说曹丕登基为帝后，十分忌惮骁勇壮猛、手握兵权的同胞弟弟任城王曹彰。趁着和曹彰在母后卞太后宫中下围棋的机会，曹丕带上枣当零食，他事先把毒药放进枣蒂里，精心做下标记，自己挑没放毒的吃，让曹彰把有毒的和没毒的混着吃下。这也是南朝宋时期文学家刘义庆在《世说新语》中为人们提供的一种版本：“魏文帝忌弟任城王曹彰，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，并啖枣。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，自选可食者而进。王弗悟，遂杂进之。”

枣，居然可以充当杀人工具，着实令人始料不及。而枣之所以能够承载毒药，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水果或食物而言，枣肉特有的纤维结构有利于吸纳毒液。而且，枣蒂在枣中占的比例相对较大，便于涂抹毒药成为毒源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枣品质稳定，不容易氧化，不会因为沾染了毒药而变形变色。

枣可以藏毒，早在中国古代儒家主要经典之一的《周礼》中就有记载。当然，古人的初衷是“聚毒药以供医事”，是用枣藏毒来救人，而不是害人。中国医药学用毒药治病的历史极其久远，某些大毒之药攻克顽症痼疾效果显著。而治病的同时又必须注意趋利避害，古代医药学家便常常将毒药和另外一些性味相对平和、作用比较稳定、不容易被毒侵蚀和破坏的药物来配伍，以此来调和药性，避免或减少毒药对人体的损伤。枣，就是符合条件的盛毒、减毒的载体。例如，枣与大毒而又具有破血逐瘀、散结消癥、攻毒蚀疮等功效的斑蝥放在一起，治疗反胃吐食、小肠气痛等症并反复发作，就疗效很好，可以在一枚去核的大枣中，放入一枚去了头、翅的斑蝥，用纸包好煨熟，去斑蝥而食枣。还有，十枣汤这个有泻下逐水之功的方剂中，10颗枣是方中重要成分，同时也是用来缓解方中其他成员芫花、甘遂、大戟之类有毒药草的毒性的。

不过，枣之类藏毒载体的作用毕竟有限，当被藏之毒的毒性过大、浓度过高且与藏毒载体的药性相反或相克时，那载体便不能减轻或缓解毒性了，只能任凭食用者被毒药吞噬。对于健康的人或是药不对症者而言，食用这样的“毒”，更是面临着可怕的结局。

曹丕无疑通晓医药知识，他一定在枣蒂里藏下了与枣完全没有融合点的高浓度剧毒药。到底是何种毒药，我查阅了许多资料，都无从考证。曹丕成功地将枣塑造成大毒剧的主角。

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”。